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八卷 捉賭審奸連番笑柄 損人利己一味推辭

話說巫山縣知縣苟大老爺，奉了撫台公事，親自把「革命黨大頭目」言老五解上省上去。本衙門公事照例交給縣丞代拆代行。這位縣丞姓夏，名縻，福建閩縣人。很讀過幾年書，詩詞小說極其博覽。他老人家曾經看過《野叟曝言》，知道他那裡供奉夏德海的緣故。他老人家愛裝臉子，就算夏德海的子孫。虧他命運極濟，二十多歲進了一名秀才，試草上頭便刻了「始祖夏德海，官宋朝錦衣指揮使，政績載在洛陽橋上」。當時幾乎把合縣人的嘴笑歪！他老人家很是興頭，還去夏德海的神廟上，裝金掛彩，唱了三天的戲，原想從科甲出身，何如十度秋風，毫無影響。因此搨個縣丞出來，分發到這兒來，足足沉淪了一二十年，方才署理這缺到任差不多將快一年了。心裡正在發煩：署事不過一年罷哩，這會子交卸了，不知要到多早晚才有事呢。恰好苟大老爺解犯上省去了。兼攝縣篆，他老人家便不安分了，趁這幾天，要好好的擦兩個哩。便同一個心腹大爺，叫做趙元的。商議道：「苟大老爺大約十天是有的，我想擦一票回去，從那一門上想法來得便宜？」趙元道：「我的老爺，好好的門路，做甚不走呢？」夏老爺道：「那裡是門路？你說呢？」趙元道：「何鄉紳家裡天天在那裡開賭，都是體面爺們，大注兒輸贏。聽說一條牌九成九成萬的都有。老爺去伸伸手，怕不擦兩弔銀子嗎？」夏老爺演了個把勢道：「這麼著把手伸過去，他們就肯把銀子給我嗎？」趙元不禁好笑道：「這樣兒伸出去，頂多一個大錢罷哩。」夏老爺道：「呸！這不是花郎嗎？」

趙元道：「伸伸手，不是這個樣兒的。須帶了幾個差役，一篷風的跑去，捉賭為名，揀體面的、有錢的牽幾個來。只說要嚴辦！這麼一來，他們怕失了體面，自然有了出來打話。那末要多少？盡著張口就是了。」夏老爺道：「有這樣的好買賣，我們就去。」

趙元道：「不是這麼冒冒失失的，坎坎的今兒沒有擺局，豈不是反而癩他們的氣嗎？先打聽得著實實了，然後四處埋伏了去捉，方不會撲了空。若不然打草驚蛇，反而不美。」

夏老爺道：「如此，我也弄不來。你去調排穩貼了，我便去走一趟。回來我提還一個九八扣吧。一弔銀子，你拿二十兩去，顯見得我老爺手段開闊，你也不冤枉我一場哩。」趙元笑著謝了大老爺栽培。便去幹事。良久良久，回來到：「氣運很好。今兒很有幾位闊人在那裡，道憲的二老爺也在那裡；還有丁尤在籍的張侍郎；暑假回來掃墓的周御史，所以何鄉紳高興的了不得。鴉片煙直是排了十吊錢呢！光景定更時分動手，我們三更天去，那末恰好的當兒。」夏老爺道：「那何鄉紳是個什麼？」

趙元道：「這位何鄉紳，要算巫山縣地面上第一個闊鄉紳哩。何鄉紳自己放過好幾趟的學差，署過廣東藩台，護理巡撫告病回來的。他的老太爺做到吏部尚書、軍機大臣，死了也不到十年呢。老爺，怎地還不知道嗎？」夏老爺忙道：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……。這門兒上的財不是我發的。」

趙元詫異道：「何以呢？」夏老爺道：「咋咋咋！我道是那個何鄉紳，原來就是這位老大人！你想，他做過這麼大的官，我聽著先是膽寒。見了面，還要磕頭請安，提名報姓，那裡說到捉賭捉賭的一門子上去呢！」趙元笑道：「老爺正正纏了。他是退位的人了，官雖然大得多了，倒不及在任的小官呢。並且老爺這幾天是行知縣事。地方上的嫡親父母官哩！而且他既開著賭，便是老爺案下的罪犯哩。怕什麼來呢？」

夏老爺到底有點心慌。不覺已是這時分了，趙元是興匆匆，抓了一頂大帽合在頭上，穿了灰布袍，係了帶，煞起了褂，換了薄底快靴。凸著肚子，挺著胸，喊過「伺候……！」一時間燈籠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。聚起二三十人。夏老爺升了轎，一路簇擁著，吆吆喝喝的撲奔何鄉紳的宅子來。遠遠的望著：只見大門前有十來乘大轎，一字兒排著。川南道親兵齊齊嶄嶄也有十來個。夏老爺想道：敢是道憲大人也在那裡入局嗎？連忙拍著扶手，轎夫忙站住了腳步。夏老爺便傳呼趙元到簾前問話。趙元出足鋒芒，搶步上前，下個半跪道：「小的者者」

那趙元因為本官護著縣篆，他的臉上也算光彩，還他一個伺候道府的體制，所以做張做致，瞧模樣不怕別人好笑。且說夏老爺道：「你瞧，你瞧……不是道憲大人也在裡頭嗎？」

趙元又下了半跪，答應著：「者者者，回大老爺的話，小的回過大老爺，原是道憲大人的憲弟二老爺，並不是道憲大人的本身。停兒，大老爺拿到案前，請憲日驗明箕鬥，顯見小的調查事實。」夏老爺連連跺腳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不用說了！我老爺雖然不懂事，說話糊塗，也知細什麼憲弟哩，道憲大人的本身哩。又不是強盜、死囚，要驗箕鬥。你還算明白，不曾說『如法捆綁』哩。但說拿到案前快別做聲，鬧出笑話來，不是雞汁魚翅似的好味道呢。」

趙元又一迭連聲的「者者者，」於是退下，重複起行。不過數十步，已到何鄉紳的大門前。轎子打了衝，五六個親兵執著燈籠火把一指道：「呔！做什麼的？」夏老爺在轎裡打了一個寒噤；趙元也倒退了十來步。還是差役們在行些，答道：「我們大老爺有要公拜會何大人的。」親兵又道：「那位大老爺？」差役道：「燈籠上明明寫著，難道不知道嗎？」

親兵道：「呸！我輩總爺們作興識字的嗎？若識了兩個字，比著你們轎裡坐的還得體面哩。」那些親兵故意羅皂了一泡，裡頭早已得信，通通收拾過了。何鄉紳同著張侍郎、周御史、道台的二老爺、還有一位新簡的寧夏將軍，一桌兒在側首書廳上小酌。夏老爺跟著一眾差役，拉了趙元的手，跌跌撞撞的跑進去。差役人等都提高了嗓子拖長了聲浪喊嚷道：「捉、捉……！別放人逃去。」

何鄉紳道：「不好！強盜來了」連喝：「關上大門。一個個捆束！」一眾家人、親兵等兜的圍上五七十人。夏老爺帶來的二三十人，一大半守住前後，不過帶進來十來個人，那裡敵得住，一個個捆紮停當。捆得夏老爺蝦也似的一隻，推到何鄉紳面前。何鄉紳一瞧，忙道：「呵呀呀！呵呀呀！」顧著周御史道：「老哥你瞧瞧，敢是夏老父台不是？」夏老爺拌撇撇的道：「我便是夏縻，夏縻……」

何鄉紳道：「呵呀！你幾時不做官了，做了強盜呀？我們都是熟人，若說短了糧草，寫幾個字來給兄弟，兄弟怎敢不遵大王的命令嗎？何苦來嚇兄弟呢！」又對道台的二老爺說道：「這位夏大王做過這裡的二尹的，所以同兄弟認識。兄弟頂講交情的，拿不起手本送到衙門去辦，兄弟要放夏大王回山去，求老哥在道憲眼前不要提起。道憲豈不要疑心兄弟『通同強盜』嗎？兄弟就吃不住了。」二老爺道：「今兒幸虧令親將軍路過探親，邀兄弟們過來敘敘，帶幾個人在這裡，不然老哥吃虧了。老哥還念前兒父台的情分，只怕如今他做了大王，不見得同老哥有情了。」

夏老爺聽著口口聲聲說印是做了「強盜」。慌忙辯道：「我並不曾做做……」何鄉紳不容他分辯道：「快取二百銀子來，送給夏大王做馬錢。」須臾取到一封銀子，整整的用黃色紙包的，嶄齊密密的蓋著五七個方的、長的、紫巍巍的印花。一個個解去捆紮，放他們快走快走！夏老爺喜出望外，雖然受了些驚恐，倒平白得了二百銀子。頭裡原打算伸伸手弄幾弔銀子的，然而撲了個空，幾乎冤做強盜。反送點銀子給。何鄉紳講和也已情願。何況仍舊弄到二百銀子，究竟這個整數，到任以來沒拿過這麼的大注兒。坐在轎裡點頭擺腦的著實得意。依然吆吆喝喝回衙門去。走不到一半路，叫做野鴛巷地方，只聽得有個中等人家裡頭人聲嘈雜、哭喊盈天。夏老爺一想：東頭不著、西頭著。何事不可以摸兩個？只除了人家正在那裡咽氣，伸伸腿上下西方去，我便不好朝他們伸伸手。於是連連拍扶手，喚差過來問道：「這是什麼人家？這樣不安靜。」

差役回道：「想是居民拌嘴。不知道這人家是誰？求大老爺明鑒。」夏老爺把扶手一拍。誰知福建人力氣大，又使了一分怒氣，「啪」的一聲把扶手打成兩截。大怒道：「混帳王八的扶手板，膽敢當著我大老爺使性兒，斷做兩截嗎？拿下去著實打！」差役們等疑是大老爺方才吃嚇，掉了心，瘋了。站著不動手。夏老爺連連喝：「打……」還是方才回話的那個差役回道：「扶手板受

不得刑杖。」

夏老爺越怒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好生不安分。別人都不說，只有你一個『咕咕咕』說個不了。你既不認得這人家，何苦搶在頭裡你說話；扶手板又不是你的嗎？要你求免。明明是個刁徒，還不給我打一十大毛板！」一眾差人跪下道：「這人家委實不知道。求大老爺諭下，拿來詢問，便知道了。」

夏老爺「呵呵」大笑道：「闊哉！許多人跪在跟前求告，有趣，有趣！既然如此，快快拿來。」一眾差役得了一聲，答應一聲：「者。」一陣風打開那個人家的門，拿到兩個婦人，兩個男人，跪在面前。夏老爺一瞧，那個婦人，光景二十多歲，面皮還算白淨；那個男子，瞧去有三十六七歲來往，光景是個體面的商人；那一個同那婦人年歲不相上下，只是尖頭尖腦，穿的衣服是個滑頭行徑；還有個婦人是老太婆了，白髮星星，已有六七十年紀了。夏老爺橫瞧豎瞧，拿那個年輕的婦人瞧了個飽。說合一句來道：「大嫂，當街跪著，街上又吟又硬，怕不壞了膝蓋兒，不是玩的，還不站起來說呢。當今皇上的恩典，一概大小衙門免了官威，老爺們坐堂審問，總是大家客客氣氣，猶如朋友似的談談的樣兒。」

那兩男兩女聽了，一齊站起。夏老爺怒了。忘記扶手板早已打折，用力一拍，撲了個空，幾乎滾出轎來。連忙把身子一側，總算沒曾跌出來。其實萬幸。然而心上已「別別」地亂跳。忙定了定神，瞧著兩個男子、一個老婆，發話道：「我大老爺還不曾同你們說話，膽敢站起來嗎？還不給我好好兒的跪下！」

那男子、老婆只得重複跪下。夏老爺又問那年輕的婦人道：「大嫂，你這麼夜深了，還不好好兒的睡覺，同他們拌嘴，豈不傻了？譬如我大老爺不做這勞什子的官，老實說同姨太太睡覺哩。這當兒豈不鮮甜呢？做了這勞什子的官，我的身子給皇上做主了，身不由己，只好勞勞的半夜三更在街上跑，替你們查夜。你想，倘使恰好睡得鮮甜的當兒，讓小賊們躡進來，把被窩都偷掉了，又要報失竊，那其間一齊偷光了，光著身子，好意思到衙門來見大老爺嗎？我是『愛民如子，嫉惡如仇』，處處想得周到。所以不辭勞苦，那一天不是跑到天兒發了大亮，才肯回衙門去呢！大嫂，你有甚不高興，儘管朝著我夏大老爺說。我夏大老爺替你做主。」

問了兩三遍，那婦人只管低著頭不說話。讓夏老爺盤問不過，只得指著那兩個男子道：「都是這兩個不好。」夏大老爺「呵呵」大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我大老爺早早想在心裡了，終是這兩個不好呢。」說著便啣喝兩個男子。不知要問出怎樣的笑話來，請讀下文，好教列位捧個腹兒。